



爱

[苏]伊·戈洛索夫斯基

新华出版社

馆

爱

【苏】伊·戈洛索夫斯基著

王庚虎译

新 华 出 版 社

ИГОРЬ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ОЛОСОВСКИЙ

А Л Ы Й К А М Е Н Ь

本书根据《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》1962年版本译出

爱

(苏)伊·戈洛索夫斯基著

王 庚 虎 译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K本 6.25印张 字数136千

1980年3月第一版 1980年3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1,000册

书号: 10203·008 定价: 0.53元

内 容 提 要

六十年代以来，在苏联文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，许多作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心理的分析和精神道德的探索，出现了一批揭示人物内心世界、反映各类道德问题的作品。这种倾向引起读者广泛而浓厚的兴趣，本书即是最早表现这种倾向的有影响的作品之一。它以如何对待爱情为主题，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苏联男女青年的形象。叶戈里雪夫在一次轮船失火时，从水中救上来一位姑娘娜达莎。原来娜达莎是在和她的新婚丈夫马特维度蜜月时发生这场不幸的。马特维已经死了。叶戈里雪夫同娜达莎结了婚。就在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，马特维出现了，原来他还活着……作者把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摆在主人公面前，用生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，读来亲切感人。

叶戈里雪夫的书架上，放着一块红宝石。不过，红宝石的故事，可不是叶戈里雪夫告诉我的。他这个人不爱说话。有关红宝石的事情，尤其不愿提及……

红宝石的故事，我是从别人那里打听来的。这个故事，就象一幅拼图玩具，被人弄散了，要重新组成画面，我得慢慢地才能理出个头绪。图画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，很长时间对不上号，这可使我说什么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好在，我的耐心还够用。人类命运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；到头来，恐怕还得由我来加以分析。

诚之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叶戈里雪夫为我的顽强精神所折服，终于有一天打破了沉默。他只讲了不少几句话，谢天谢地，整个故事便犹如云开日出、水清见鱼了。

现在，关于红宝石的故事，我已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显然，我的力气没有白费。

指使我这样做的原因，不是收藏家贪婪的猎奇，也不是文学家的职业情趣……而是一种探求生活奥秘的渴望。正是这一点，才使我认为有必要寻根究底。

这个“底”，我是找到了。

也许，还没到尽头。但是，我有把握地说，主要之点，我是抓住了。这块红宝石，在地质学家的眼里，显然不是什么罕见之物。他们既然是这种看法，可能也是对的。不过，我说的红宝石，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东西……

闲话少叙。且看故事内容如何，便知高低……

一幅油画。叶戈里雪夫出神地望着它，象是着了迷。他的身影，映在油画上。画面上的线条，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了。这幅风景画的大致轮廓，只能依稀可辨；而画家的艺术构思，也勉强得以捕捉。

这幅风景画，画的是蜿蜒起伏的群山中，一个明丽的早晨。平心而论，这与其说是高山峻岭，还不如说是杂草丛生的岗峦，因为不见树木，显得光秃秃的。山岗脚下，清沏见底的小河流水，欢快地跳跃着，奔腾着。银色的水花，在桔黄色的晨曦中，辉映着绚丽的光泽，时隐时现，一霎时，便融化在潺潺流水之中，同欢快跳跃着的涟漪一起消失。这种幻觉，只有叶戈里雪夫才能感受到。他甚至觉得，在这种和平的景色中，在岸边白色的帐篷里（风把这些帐篷吹得圆鼓鼓的），在水心翻倒的扁舟上，在乱蓬蓬的山楂树丛下，有一种奇特的、令人捉摸不定的东西。于是，血红的霞光，也变得有点吓人了，而那些千姿百态的朵朵白云，也仿佛镶嵌在蔚蓝色的天空中，凝滞不动，似乎正体验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惊慌……

叶戈里雪夫走近油画，眯起眼睛，仔细端详。一切都消失了，那起伏的山岗、蜿蜒的小河，鲜红的太阳……在他的眼前，只剩下一块粗麻布，上面匆匆忙忙涂抹着一层浓重的油彩。颜色也显得较前暗淡，满是一些细碎的、肉眼几乎难

以辨识的线条①。

“你看什么？那么认真！”多尔科夫问。他双手端着茶炊，从叶戈里雪夫旁边擦身而过。

叶戈里雪夫没有注意到多尔科夫。他继续凝视着那幅画。说得确切一点，是凝视着油画的右下方。那里有用奔放的笔体，写的几个字：“马特维·斯特罗加诺夫”。这几个字，吸引了叶戈里雪夫的注意。他伸出一只手，轻轻地上面摸了摸。它们没有消失，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。那清晰可见的字迹，同叶戈里雪夫刚才所看到的一样真切。是的，他没有搞错。而这一切，又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既不现实，又不可思议。但是，叶戈里雪夫自己也明白，他不是做梦。这幅画，显然不是幻觉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它被人用自制的镜架装置好，就挂在眼前的墙壁上。它的作者是马特维·斯特罗加诺夫。

叶戈里雪夫顺了顺气，又一次仔细看着那幅画。这些为人不知的山岗位于什么地方？是谁把山脚下面那些白色的帐篷扯碎的？

他转身走到窗前，试图使自己紊乱的思绪平静下来。透过窗户，他看见了坍塌的井架，还有那枝干低垂的、叶枯色暗的赤杨。从门前台阶通往井台，有一条细长的小径。小径虽铺设在平坦的地面上，却曲曲弯弯，使人联想起不知是那位绅士淑女，把自己卖弄风骚的腰带，丢弃在草地上了……

“过来喝茶吧！”多尔科夫叫道。

叶戈里雪夫踩着轧轧作响的地板，小心翼翼地穿过房间，

① 油画，只宜远看，不能近看。离得大近，便会产生犹如这里描写的感觉。——译者注

来到凉台上，在一张藤椅上坐了下来。藤椅发出哀怨的声音，象是在抗议。叶戈里雪夫对家俱这些劳什子，从来不放在眼里。不管什么样的座椅，在他的屁股下面，都无一例外地避免不了毁灭的命运。

多尔科夫用一只小碟子吸着茶，嘴里不停地嚼着细碎的糖粒。他喝了三杯水，才吃完一块糖。与此同时，叶戈里雪夫已经走出凉台，来到别墅的院子里了。这个院子，按照莫斯科人通常所具有的概念，是很大的，有二百平方米。但是，叶戈里雪夫环视四周，则不无遗憾之意。苍白的几棵红松，干枯的数株白桦，象是病体缠身的患者，无力地倚傍在低矮的栅栏上，在轻轻地叹息。叶戈里雪夫最讨厌那一排排栅栏。在他看来，正是那栅栏，把树木和灌木丛围挤得密不透风，俗不可耐。正象乡下人说的：鸟儿关进了竹笼，叫起来也不觉得好听。

叶戈里雪夫坐在褪色的井架旁边，望着井底。

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多尔科夫问，走到他的跟前。

“看见了星星，”叶戈里雪夫回答说。

多尔科夫不明白。他扬起头，天空一碧如洗，没有星星。于是，他又回头朝井底瞥了一眼。长长的井壁尽头，是一潭黑亮的井水。水中倒映着叶戈里雪夫阴郁的脸。在这张脸旁边，倒真的有一个发亮的圆点。那就是星星。

多尔科夫并不以此为奇。他知道，在深井里，白天是可以看见星星的。

“怪人！”多尔科夫苦笑了一下，把他的粉红色的、青年男子的下巴，朝着叶戈里雪夫一努。

他们走回屋子。叶戈里雪夫重新看那油画。不错，马特维·斯特罗加诺夫。署名是他。那就是说，这幅画是他画的

了？也许，这出自另外一个人的手笔，他也姓斯特罗加诺夫，而不是叶戈里雪夫听说过的那个斯特罗加诺夫。

山岗，帐篷，象谜一样，默不作声。

多尔科夫已经穿好了胶鞋。

“走吧，”他说。

他手里提着一只篮子，肩上披着雨衣。刚刚下过一场雨，林子里潮气很大。

“你这张画，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叶戈里雪夫问。

多尔科夫惊奇地抬起眉毛。

“从哪里弄来的？不知道。是和别墅一块买来的。一个月前，我买了这家别墅，言明，连家俱、地板和图画，一并在内。”

“卖主是谁？”

多尔科夫吁了一口气，想了想，说：

“这个谁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人呗。你干吗对这个感兴趣？”

叶戈里雪夫是不便向他说明原委的。要说明原委，远非三言两语……

林子不大，树也不密，可总还算是一座真正的树林。空气中弥漫着腐枝败叶的霉味。叶戈里雪夫敞开心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然后，悄没声息地，在树干之间，缓步徐行。脚下，松软的草地上，蘑菇随处可见。红菇的紫色顶盖，同发黄的残枝败叶，是不难分清的。但是，叶戈里雪夫无心采集蘑菇。他心里想的是，即使时间不长，也能让他一个人独处片刻。他轻轻地拂去粘在他面上的透明的蛛网。沉默的、寂寂无音的树林，透明的、飘忽不定的蛛网，就这样和它们在一起吧，什么也不要。他的步态轻巧，动作迅疾，以便尽力

做到不至于踩坏青草，碰折树枝。当他把纠缠在一起的枝条分开时，他的手指是那样轻微，仿佛有一个可爱的婴儿，在枝条下面熟睡着似的。

叶戈里雪夫不知道多尔科夫在哪里，而多尔科夫也不晓得他的朋友云深何处。他贪婪地往篮子里拾放着蘑菇，甚至把多到不能胜数的、晒黑了的、毒气很大的变形牛杆菌，也带着露水拾了起来。后来，他发现不见了叶戈里雪夫，便喊了起来：“啊呜——，啊呜——”但是，叶戈里雪夫没有答理。他觉得，在静悄悄的树林里，高声喊叫，举止放肆，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就象在教堂或博物馆里，喧哗嘻闹，很不得体一样。再者，按照叶戈里雪夫的见解，人在树林中，也是不可能迷路的。迷路一说，只有在大城市，才会经常发生。

多尔科夫只是在别墅近旁，才赶上了叶戈里雪夫。他气喘吁吁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朝自己朋友的篮子瞥了一眼，发现空空如也，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，得意洋洋地说：

“以后跟着我走，我知道哪里蘑菇多。”

他的篮子里，尽是变形牛杆菌和红菇，满的都快洒落到外面了。

“我们马上就来烧蘑菇吃。”多尔科夫脱下雨衣，头上包了块毛巾，把砂锅放到电炉上。

“听我说，”叶戈里雪夫突然开口道，“把你那张画给我！”

多尔科夫一怔：

“你要它干什么？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叉开粘满红菇的紫色薄皮的手指。

叶戈里雪夫没有回答。

“真是个怪人！”多尔科夫说。

叶戈里雪夫明白，多尔科夫并不吝惜他的画，只是不高

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给了人。

“好吧，”他粗声粗气地说，样子很不好看。“不要你钱，白送你就是。一张画呗，我又用不着它，无所谓。不过，你得给我说说，你干吗这样心事重重，不言不语？”

叶戈里雪夫仍然站着，只是倒换了一下脚，接着叹了一口气。

“活见鬼！”多尔科夫气得骂起来，连声音都变了。他回头瞥了一眼蘑菇，水已经渍出来了，蘑菇蹒缩成一团。显得又小又少，远不象篮子里那么多。

“活见鬼！”多尔科夫又骂了一句。“不想说，就别说。拿走吧！”

叶戈里雪夫立即从墙上取下镜框。他走到室外，在台阶上把画上的灰尘抖落净。多尔科夫朝门口扔了一张报，他就用报纸把镜框包了起来。

叶戈里雪夫把包好的镜框夹在腋下，用左手朝多尔科夫挥了挥，便向篱笆门走去。

“怎么，就这样走了？”多尔科夫问：“蘑菇不吃了？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叶戈里雪夫早已走到大路上了。叶戈里雪夫不无遗憾地想到，多尔科夫这个周末过得可真扫兴。多尔科夫本应邀请别的什么人到别墅来的，找一个比他叶戈里雪夫更有趣味，更能谈得来的伙伴才是。他接着又寻思道，也许这样更好：人常说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他一走，多尔科夫就会方便一点，他自己也会轻松一些。

二

叶戈里雪夫住在市内西南区九楼上。这套住房，是半年前，分配给娜达莎的。人家给她安排在三楼，她自己偏要住九楼。因为她喜欢登高远望，喜欢微风拂面。那辽阔的天际，是她最神往，必得要看的。她本人就常常这么讲……

叶戈里雪夫不喜欢这套住房。他和娜达莎原来住的是一个租来的单间，住了整整四年，也算是各有所好，自得其乐。他就是不喜欢住的太高。院子里，有几株椴树。每到六月，椴树开花，芳香四溢，可香味飞不到九层楼上。从地面到九楼，距离是太远了。叶戈里雪夫不喜欢让自己悬浮在空中。腾云驾雾，提不起他的兴趣。他只巴望着离地面越近越好，即使让他躺在柏油马路上，他也会甘之如饴。

挤电梯，他很感不便。电梯里，又窄又小，憋闷的厉害。四壁高墙，方寸之地，压得他难于呼吸视听。他呼哧呼哧喘着气，周身不适，难受极了。

可是一进家门，电梯留给他的烦闷和气恼，九层高楼远离地面的种种不便，即顿然消失。走廊里，散发着浓郁的铃兰花香，沁人心脾……

叶戈里雪夫通常是在餐厅的沙发上睡觉的。这里，总是弥漫着一种廉价烟草的辣味。而在娜达莎的房间里，则除了爽神怡情的铃兰香味外，还有用香波洗净的头发、墨汁、水彩画颜料等甜甜的香味。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这是娜达莎的世界，是属于她自己的、特殊的、迷人的所在，同叶戈里雪

夫的那个世界，毫无共同之处。在娜达莎的房间里，窄小的白色床铺旁边，放着一张床头小柜，上面摆满了香水瓶、各种各样的小纸盒。不太高的衣柜，外表铮亮，象镜子一样，映出了屋内的全部家俱。四面墙上，都挂的有娜达莎的设计图：一座座窗户宽大、阳光和空气都很充足的住宅；一条条通向远方、直到那蔚蓝色天之尽头的街道。只有非常幸福的人们，才配住这样的住宅……

在每一张设计图上，都象有娜达莎的眼睛在看着叶戈里雪夫。他自己也不能解释，这是怎么回事。但是，娜达莎的眼睛，确实在看着他。他能感觉到她的呼吸。街道几乎是在快速奔跑，象她的步态一样轻盈，迅疾，而那些宽大的、令人心旷神怡的窗户，使叶戈里雪夫想起了娜达莎平时晨间所唱的欢乐的歌曲。

娜达莎不在家，叶戈里雪夫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房间一步。那不算太小的餐厅，就足够他活动的了。他觉得，未经允许，就冲入她的世界，是不得体的……

……他很担心，在电气列车上，人们会问起他腋下的图画。车箱里，人头攒动，摩肩擦踵，真能挤死人，连叶戈里雪夫也受不了。而在平时，他的双肩是很有力的，象岩石的峭壁一样，任何巨大的人流，碰上他，都会自行分开……而这一次，他不得不用一只手高擎着镜框，就这样悬空高举着站了一路。

叶戈里雪夫打开屋门，开了灯，把镜框放到椅子上，连外套也没来得及脱，慌忙把花瓶端进厨房。他把昨天的花扔掉，给瓶子里换上了新鲜的清水，然后将一束天竺牡丹花插入瓶中。这是他刚从地铁站旁边买来的。那位上了年纪的卖花女人，特意为他留下这束花。叶戈里雪夫每日傍晚都要找

她来买花，她理解他的用意……他爱花，带着一种同姑娘们同样羞涩的感情，那是一种近乎嫉妒的爱。他嫉妒娜达莎是那么爱花。每当她闭上眼睛，把脸埋在丁香花丛中时，叶戈里雪夫便转过身子，不忍再看。她向丁香花发出的微笑，远比他发出的微笑，次数要多得多……但是，嫉妒总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操，因此，叶戈里雪夫总是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……

展开报纸，叶戈里雪夫双手擎起镜框，紧紧贴在墙上，试着选一个合适的地方，让电灯明亮的光，能直接照到画面上。灯光下，那幅风景画在他的眼里，有点平淡无味，而且画得也不好。太阳过红，天也太蓝，和剧院里的布景差不了多少。萦绕在他心头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惶惑之感，现在消失了。可是，画面右下角的署名还在，它仍然和先前一样证明，这幅画是马特维·斯特罗加诺夫画的。

门响了。叶戈里雪夫不由得身子一震，他想把镜框挂好，却偏偏歪倒一边。他把这幅画带回家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他听见，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。胶皮雨衣的绊绊声。接着，寂寂无音。叶戈里雪夫明白，娜达莎此刻已卸下她头上的雨帽，正对着镜子梳理她那浓密发亮的、长长的黑发，而头发会从她的手指间溜出来，散披在她的肩膀和背上……她一定会皱着眉头，眼里流露出疲累的神气，把头发用发针别好……那双棕色的大眼，多么神奇，多么聪慧，多么镇静安宁啊……

镶木地板发出橐橐的声响，娜达莎马上就要进来了。叶戈里雪夫突然觉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。他看到了这幅画以后，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。他把它给娜达莎拿回来了，可直到如今，他还没有来得及通盘考虑……只是在娜达莎快要走到他跟前时，他才最终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使他感到惶惑不安

的是，娜达莎将会有什么反映，这是他根本无法预料的……

叶戈里雪夫站在餐厅中间，迎接他的娜达莎。

“你好，斯捷潘。”娜达莎说，轻轻吻了吻他的面颊，贴在他的胸前。这种亲昵的表示，只有一秒钟，她马上挣开身，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叶戈里雪夫仅仅来得及刚刚感觉到一点点香味（那是娜达莎特有的甜滋滋的体香和铃兰的温馨的花香……），可娜达莎早已不见了。他明白，她是不会很快就出来的……换上睡衣，她要打开凉台的门，欣赏一会城市的夜晚，闪烁的万家灯火……最近一段时间，她显得特别疲累。她所在的小组，接受了一项任务，为开垦处女地的人们，设计一个新村图。娜达莎总是忙到很晚才能脱身……

叶戈里雪夫怜惜娜达莎，可他帮不上她的忙。他轻轻地敲了敲卧室的门。

“什么事，斯捷潘？”娜达莎平静地问。

他默不作声。于是，娜达莎走了出来。她把睡衣拉拉直，盖住了丰满的乳房。她的浓密的黑发，掩在三角头巾下。聪慧的大眼，黧色的面庞，在叶戈里雪夫看来，象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愁云。在她那纤细的、长长的脖颈上，喉旁近处，有一条淡蓝色的血管，甚至可以看见里面的血液在流动。这条淡蓝色的血管，以及锁骨下面的浅浅的肉窝，是叶戈里雪夫最喜欢亲吻，最使他心荡神驰的地方……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娜达莎问。

他拉着她的手，把她领到油画跟前。娜达莎看了一眼油画，莫名其妙，又把目光移向叶戈里雪夫身上。他指了指右下角的署名，让她看。娜达莎很快地读完，惘然若失，回头又看了叶戈里雪夫一眼，突然面色发白，她的脸也好象一下子瘦了许多。

“这张画是多尔科夫的。我偶然在他的别墅里发现了……”

娜达莎一把抓起镜框，走到桌子跟前（在枝形吊灯下，这里比较亮一点），贪婪地看着画上的署名。接着，她把画紧紧地贴在胸前，转向叶戈里雪夫，喃喃地说：

“不会的，绝不会的……”

她那安详的、棕色的美目，显得惆怅不已。希望的火花，在她的眼睛里刚一闪烁，便立即熄灭了。

叶戈里雪夫觉得，应当说几句什么话，来安慰安慰娜达莎，可他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就连他自己，也还什么不清楚呢。他象木头一样站着，周身象是被汹涌的波涛冲击着……

“天哪！”娜达莎喃喃地说，“马特维？难道是他画的吗？不会的，绝不会的！也许有这种可能性，为什么不呢？署名是他，是他亲笔写的……马特维的笔迹！”

她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马特维的名字，这在叶戈里雪夫的心里，每一次都激起隐隐的苦痛。

“这幅画是怎样落到多尔科夫手里的？”娜达莎问。

“他也不晓得。这幅画，他是连同别墅一起买来的。”

“原来的主人是谁？”

“他没告诉我，”叶戈里雪夫抱愧地回答说。

“干吗不告诉你？”

“这个，……他就是没有说……大概是他不想说……”

“你没问他？没有要他告诉你？”

娜达莎垂下眼帘，走到窗户跟前。

叶戈里雪夫不知所措地摊开手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我问过他……你要我怎么办呢？”

娜达莎没有说话。叶戈里雪夫叹了一口气，倒在沙发上。他感到热的要命，衣领也紧得他脖子难受。

“你说的那个多尔科夫住在什么地方？我去找他。”娜达莎说完，立即脱掉睡衣，直奔卧室。三角头巾从头上掉下来了，浓密的黑发象水一样，顺着她白皙的背直泻而下。

“这会儿去也太晚了，”他说。

娜达莎没有答理。卧室里，哗啦一声，不知什么东西打翻了。只听见娜达莎疼痛的呻吟声，显然是摔倒在地板上了。

“我同你一起去，”叶戈里雪夫无望地说，但马上却又意识到，娜达莎不愿意和他分担自己的痛苦、怀疑和惊慌，因为这仅仅是她个人的隐痛，她的惊慌，她的痛苦与欢乐，与叶戈里雪夫是没有关系的。

“我一个人能找到，”娜达莎从卧室里走出来说。她穿着青色的外套，蓝色的上衣，白色的短衫；发辫盘在头顶上，一下子好象变成了一个十年级女中学生。“你只要把地址告诉我就行了……你知道，这对我有多么重要。我应该打听确实，这画到底是他画的，还是别人画的。”

同她争辩，或者说服她，都没有用。娜达莎平时同叶戈里雪夫是很合得来的。他说什么，她都顺从。可是，一旦她打定主意要怎么办，那就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使她回心转意。叶戈里雪夫也没心思要拦住她不让去，尽管他担心，她未必能找到那别墅……他明白，让娜达莎一个人去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于是，便告诉了她多尔科夫的地址。娜达莎谢过他后，走了出去。门砰的响了一声。叶戈里雪夫一个人留在家里。

现在，他可以好好想一想，拿出个主意来了，但是，思绪太乱。他走进娜达莎的卧室，坐在她的床上。